

【大学讲堂】

DAXUE JIANGTANG

历史上的潘安

李晓风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大学讲堂】

DAXUE JIANGTANG

历史上的潘安

李晓风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上的潘安 / 李晓风著. — 郑州 :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 - 7 - 215 - 09483 - 3

I. ①历… II. ①李… III. ①潘安(247 ~ 300) - 传记 - 青年读物 IV. ①K825.6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07722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88059)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市诚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 / 16 印张 16.75

字数 256 千字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 28.00 元

目录

第一讲 家世背景 / 1

一、故里旧乡 / 3

二、家世出身 / 5

三、家风家学 / 7

四、时代背景 / 9

第二讲 少年风采 / 13

一、掷果盈车 / 15

二、与杨氏订婚 / 17

三、故乡情深 / 18

四、初见大海 / 20

五、射猎乐趣 / 21

六、凭吊孟尝君 / 22

七、结怨孙秀 / 24

第三讲 初涉官场 / 27

一、初入贾府 / 29

二、京城“双璧” / 31

三、藉田礼 / 32

四、《藉田赋》 / 33





第四讲 栖迟十年 / 37

- 一、《阁道谣》 / 40
- 二、《杨荆州诔》 / 42
- 三、《秋兴赋》 / 45
- 四、《寡妇赋》等 / 50

第五讲 外任二县 / 53

- 一、初到河阳 / 55
- 二、《河阳县作》二首 / 57
- 三、“花县令” / 60
- 四、《怀旧赋》 / 61
- 五、《在怀县作》二首 / 63
- 六、《上客舍议》 / 66

第六讲 宦海沉浮 / 69

- 一、《狭室赋》 / 71
- 二、与夏侯湛的友谊 / 72
- 三、出任杨骏主簿 / 76
- 四、公孙宏救命 / 77

第七讲 远离京城 / 79

- 一、潘尼饯行 / 81
- 二、奔赴长安 / 83
- 三、《西征赋》 / 85
- 四、弃官奉亲 / 89

第八讲 趋炎附势 / 93

- 一、攀附贾谧 / 95
- 二、二十四友 / 98
- 三、潘岳(安)与二十四友 / 102



四、金谷集会 / 104

第九讲 潘才如江 / 109

一、《马汧督谕》 / 111

二、为人代笔 / 114

第十讲 痛失爱妻 / 119

一、《哀永逝文》 / 121

二、《悼亡诗》三首 / 123

第十一讲 复职归来 / 129

一、《北芒送别王世曹》 / 132

二、《杨仲武谕》 / 133

三、《关中诗》 / 136

第十二讲 命丧官场 / 141

一、构陷愍怀太子案 / 143

二、命丧官场 / 146

第十三讲 后世评说 / 151

一、文学成就 / 153

二、历代评价 / 155

三、今天看潘岳(安) / 158

四、人品与文品 / 160

第十四讲 流波余响 / 165

一、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 167

二、“潘安”美男符号的产生 / 170

附录一 潘岳(安)部分作品选读(兼译文) / 175

一、《藉田赋》 / 175

二、《寡妇赋》 / 179

三、《秋兴赋》 / 182



四、《闲居赋》/ 185

五、《怀旧赋》/ 189

六、《西征赋》/ 190

七、《杨荆州诔》/ 209

八、《夏侯常侍诔》/ 212

九、《马汧督诔》/ 216

附录二 作者已发表的相关研究论文 / 221

潘岳的家世与故里考述 / 221

潘岳与贾充、贾谧等权贵的交游 / 226

潘岳人格特征论 / 233

潘岳与“二十四友”及金谷集会 / 2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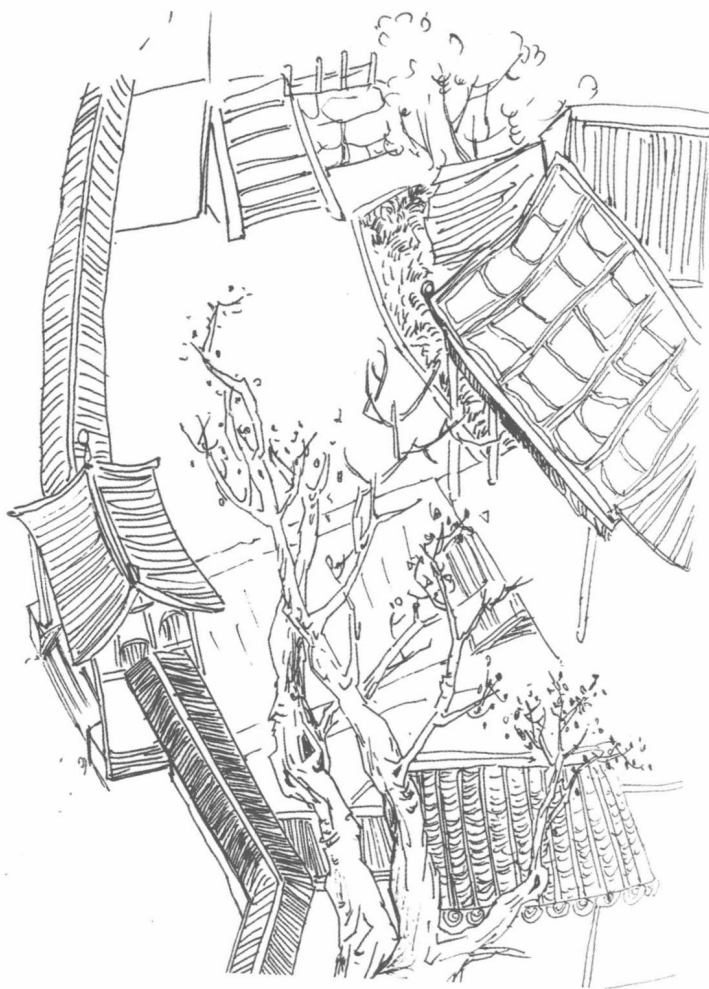
附录三 潘岳(安)年谱 / 252

主要参考书目 / 256

后记 / 260

家世背景

第一讲





潘安原名潘岳,字安仁,俗称潘安,相传还有一个小名叫檀奴,但已无从考证。他是西晋著名的文学家,当然也是西晋大名鼎鼎的美男子,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美男。

那么,这位风流倜傥,才华横溢的中国第一美男,他的身世会是怎样的呢?

一、故里旧乡

潘岳(安)是哪儿人呢?《晋书·潘岳传》中这样说:“潘岳,字安仁,荥阳中牟人。”这就麻烦了,潘岳(安)到底是荥阳人还是中牟人呢?荥阳和中牟虽然今天都是河南省郑州市所辖县市,离得也不算远,但毕竟还是两个不同的地方。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西晋时期,荥阳是荥阳郡,它下面统辖八个县,中牟就是其中之一。这样一来,我们就明白了,《晋书》告诉我们,潘岳(安)是西晋时荥阳郡的中牟人,说白了,就是中牟人。难怪今天的中牟县还有个潘庄。但是,说也奇怪,潘岳(安)如果真是中牟人,那为什么在他的诗文中就从未提及过“荥阳中牟”呢?倒是多次提到他的旧乡“巩洛”。如潘岳(安)《在怀县作二首》中:“眷然顾巩洛,山川邈离异。愿言旋旧乡,畏此简书忌。”还有潘岳(安)的《西征赋》中:“眷巩洛而掩涕,思缠绵于坟茔。”深情表达了他对故土“巩洛”的思念和眷恋。那么这个“巩洛”是指哪儿呢?(唐)李善在给潘岳(安)这两篇作品作注时,曾说:“巩洛,岳父坟茔所在也。”“巩洛,二县名也。《河南郡图经》曰:潘岳父冢,巩县西南



河南中牟潘安故里、潘安墓



三十五里。”还说：“岳家在巩县东。”^①由此可见，潘岳(安)真正的故乡极有可能就是在河南郡的巩县，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巩义，潘岳(安)应该是在这里出生，并度过了童年时代，稍后又迁居京城洛阳。所以，他才对“巩洛”总是念念不忘，并称之为“旧乡”。至于荥阳中牟很可能只是潘岳(安)的祖籍，至迟在潘岳(安)父亲一代就已迁居巩县了。而今天在中牟大潘庄居住的某些潘姓人中应该还有属于潘岳(安)家族的后代。

也难怪，前几年听说中牟和巩义两个地方曾经为了争夺“潘安故里”的事吵得不可开交，各自都说潘安是他们那儿人。1996年中牟县还在大潘庄修建了潘安墓以及潘安纪念碑、纪念亭。如今，这里已成了中牟县的一个旅游景区了。

二、家世出身

关于潘岳(安)的家世，历史上保存下来的资料很少。《晋书·潘岳传》中仅提到：“祖瑾，安平太守。父芘，琅邪内史。”从这个记载中我们知道，潘岳(安)的爷爷叫潘瑾，曾经做过东汉时的安平郡太守。潘岳(安)的父亲呢，叫潘芘，曾任西晋的琅邪内史。那么安平郡太守是个什么官呢？还有那个琅邪内史。

安平郡位于今天的河北省冀州市一带，类似于我们今天说的地级市，它下设几个县；这郡太守就像今天说的地级市市长，官阶应该是五品。琅邪在今天的山东省临沂一带，琅邪内史主要掌管这一地区的行政，官阶也应为五品。

^① 据《西征赋》“潘安仁”条下李善注云：“岳，荥阳中牟人。晋惠帝元康二年，岳为长安令，因行役之感而作此赋。岳家在巩县东，故言西征。”



那么,潘岳(安)的曾爷爷是谁呢?历史上没有记载,但《晋书·潘岳传》中还提到一个人,这就是潘尼,说是潘岳(安)的从子,其实就是侄子,也是西晋著名文学家。《晋书》还为他立有传,《潘尼传》说:“尼字正叔。祖勖,汉东海相。父满,平原内史。并以学行称。”这里提到的潘尼的祖父勖,即潘勖,他曾经做过汉献帝的尚书右丞等职,如果论官阶的话,那就相当于四品大员;而且据说当年以汉献帝名义册封曹操的《册魏公九锡文》就是他的杰作,后来这篇九锡文就成了后世各朝写九锡文仿效的典范。可见潘勖还是东汉末年一位大文学家。他是潘尼的爷爷,那就是潘岳(安)的叔父。不过据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傅璇琮先生考证认为,“潘勖和潘茝当非亲兄弟”^①。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潘勖和潘茝也应当是堂兄弟。

至于潘勖的儿子潘满,即潘尼的父亲,虽无传记,但从曾任晋“平原太守”,“以学行称”等这些记载中,可以想见潘满应该也是一个才学兼备的人,为时人所称道。

除此之外,潘岳(安)的母亲邢氏,应该也是出身官宦大家。

潘岳(安)的兄弟姊妹共七人,一个哥哥叫潘释,潘岳(安)排行老二,下面还有四个弟弟,一个妹妹。

以上就是目前关于潘岳(安)家世的比较确切记载。

至于潘岳(安)的先祖,因为《潘岳家谱》原本已佚失,我们只能从一些残存的记载中了解到,潘岳(安)的先祖大概是源自楚国的公族潘崇,他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楚成王的世子商臣的老师,因为帮助商臣获得王位有功,商臣不仅把当年自己住的大房子赐予潘崇,而且还封潘崇为太师,掌控宫中的军队。《左传》中还有关于潘

^① 傅璇琮,《潘岳系年考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崇在伐麋的战役中建立战功的记载。

潘崇的儿子为潘尪,孙子为潘党。

潘尪为楚大夫。《左传·文公十六年》记载,楚庄王三年,楚国发生大饥荒,外族也趁势入侵,楚军非常害怕,不敢出兵,想等待国王的援军。于是潘尪设计打败了外侵之敌。后来,楚国攻打郑国,僵持不下,楚庄王又派潘尪入郑谈判,使郑国退兵三十里与郑讲和,并签订盟约。

潘党曾任楚共公的车右,善箭能射。

可见,春秋时期,楚之公族潘氏在政治方面是很活跃的。

但是,后来如何,因为资料的不足,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从以上内容可见,潘岳(安)的家世还是不错的,应该是中牟当地的仕宦大家,但也称不上豪门大族,更算不上显赫世家。

三、家风家学

什么是家风家学呢?它多指魏晋时期世家大族的家传文化,包括家传之学即家学以及家传思想即家风。

自汉以来,儒学被定为官学,士人要想做官就必须学习儒学、研究儒学。于是儒学著作成为经典,研究儒家学问的经学开始兴盛。这个时候,如果一个家族想在社会上立于不败之地,就得让他的子弟一代又一代地不断认真钻研经学,以经学入仕,以经学传统为纽带维系家族的传承。这样一来,那些累世的豪门望族都形成了自家一整套的家风家学,虽然都属于经学范畴,但又各有特色。到了魏晋时期,这种家学之风更加兴盛和普及,各地的士族也开始重视子弟的培养,研习儒家经典成为族内子弟必修的功课。



潘氏家族虽然称不上高门望族,但也算是中牟当地的大族,对于子弟的教育也是非常重视的,也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家学家风。这从潘岳(安)的那首《家风诗》中,我们可以有所了解:

绾发绾发,发亦鬢止。曰祗曰祗,敬亦慎止。靡专靡有,受之父母。鸣鹤匪和,析薪弗荷。隐忧孔疚,我堂靡构。义方既训,家道颖颖。岂敢荒宁,一日三省。

大意是:把头发束起来呀,把头发束起来,我已长大。但是我还是恭恭敬敬,小心谨慎。做任何事情都不敢自专自由,都要听从父母的意思,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你听,鹤在山的北面鸣叫,它的孩子也附和着一起鸣叫,而我到了这个年纪,还无法承继父业,也不能像鹤的孩子那样附和着鸣叫。我的内心非常痛苦啊,怎样做才能有所建树,成就一番事业?正是祖上严格的家训,才使得我潘氏家族家道兴旺。到了我这一代岂敢荒废呀,所以我要一日三省。

从诗歌的头几句,就看得出来,潘岳(安)从小所接受的就是严格的儒家教育:“曰祗曰祗,敬亦慎止。”祗,恭敬;慎,谨慎小心。《礼记·儒行》中说“敬慎者,仁之地也。”即恭敬谨慎是仁的根本。这就要求儒生们做事为人都要恭敬谨慎,对父母更要如此了。“靡专靡有,受之父母。”这不就是《孝经·开宗明义》中说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吗?难怪潘岳(安)长大以后会成为一个有名的大孝子。从诗歌的后几句还可以看到潘岳(安)在儒家“义方”的严格训诫下,树立起坚定信念,表现出振兴潘氏家族的强烈使命感和奋斗决心。这些都充分说明潘岳(安)从小就是在



严苛的儒家思想的教育下长大的,儒家的“孝悌”思想,“积极入世”的思想都深入到了他的血液中,成了他一生为之奋斗的动力。这也正是潘氏家族儒学家风家学的突出表现。

此外,好学尚文,以文章立身应该是潘氏家族家风家学的另一个特征。潘岳(安)的爷爷潘瑾和父亲潘芘善不善写文章,由于历史上没有记载,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是潘岳(安)的叔父潘勖是东汉时期的大文章家,不仅有著名的《册魏公九锡文》传世,还有赋、碑文、散文等作品,《隋书·经籍志四》著录《潘勖集》二卷。只可惜没有保存到今天。再有,潘勖的儿子潘满,《晋书》说他和潘勖一样,“并以学行称”^①,即以才学品行著称。可以推想,潘满的文章应该写得也不错。而潘岳(安)和潘尼则都是西晋著名文学家,更是以好学尚文闻名天下,而且都是小小年纪即以文采出众。可见,潘氏家族的尚文的风气很浓。那么,潘岳(安)在这样的家学家风的熏陶教育下长大,自然为他成为一代文坛主将奠定了基础。

四、时代背景

潘岳(安)生活的时代是西晋时期,那么,西晋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呢?

西晋自建立之日起,就是一个皇族和大世族门阀联合的政权。因为当年司马氏夺取曹魏政权,靠的就是以平阳贾充、河东裴秀、太原王沉等为代表的门阀势力的支持。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门阀势力的支持就没有后来的西晋王朝。因此,西晋建国之后,司马

^① [唐]房玄龄,《晋书·潘尼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氏皇族一直与门阀大世族分享政权。最突出的就是西晋官员的选拔和任命,一直由门阀世族所掌控。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要从西晋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说起。

什么是九品中正制呢?九品中正制又叫九品官人法,是指由中正官对某一地区豪绅集团推荐的优秀人物进行考察并评出九个品级,也就是九品: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中上品、中中品、中下品、下上品、下中品和下下品,人们也称之为一品、二品、三品、四品……九品。这其中,一品徒有虚名,没人能得到;二品实为最高品级,三品已不受重视,三品之后一律为下品。即二品以上为上品,二品以下都为下品。这样评定完之后,就将评语和评定的品级结果送往吏部,吏部就会根据这些评语和品级去考察和任命官员。那么中正官根据什么来给人定品级呢?主要依据两个方面:第一,家世,即家庭出身和背景。指父祖辈的资历仕宦情况和爵位高低等。第二,行状,即个人品行才能的总评,相当于现在的品德评语。原则上定品要依据的是行状,家世只作参考。(但实际上正好相反。)

这种选官制度原本是为了更好地从民间选拔人才,但是在后来的操作中不仅选拔不出优秀的人才,反而成了打压人才、排挤人才的制度。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中正官,就是掌管对某一地区人物进行品评的负责人,原本应该是由各郡长官推举产生,以避免品评中营私舞弊。但西晋以来,改由朝廷委派地方上最有影响的、高门望族出身的人来担任,这就使得世族门阀掌管了各地区品评士人的权利,也使他们掌管了西晋职官任命的大权。他们依“家世”,即出身高低来评定士人,而不是“行状”,即个人才能。这样一来,那些出身豪门的士人,即便“行